

契仔回鄉記(之四)

人生憑闌處

童心

從省城回縣城，要先搭火車，再換汽車，兜兜轉轉花費了半天時間。雖然這幾年契仔多次參加香港中學生到內地的研學團，對於「長途跋涉」已然不陌生，但這回鄉的路啊！還是讓他小聲地慨嘆：「咱們國家真的好大啊！」嫩江水從縣城穿過，小傢伙看着江面上厚厚的冰層，出神了一陣，又忍不住問我：「這裏長大的孩子都會滑冰吧？」

天色陰沉下來。我望了望那比冰層還要厚實的雲層，說出了兒時便十分熟悉的預感：「要下雪了。」小傢伙的眼睛一下子亮了：「這輩子還沒看見過雪落下的樣子呢！」沒一會兒，當我們把行李箱費力地從車上搬下來時，雪花開始一片一片地落在頭髮上、衣服上、睫毛上。「會下一整夜嗎？」小傢伙興奮地問。我嘲弄他實在太貪心，我連續幾年回東北過春節，每次都待上足有十天，愣是一次下雪都沒趕上。這小子一回到縣城就體驗了「落雪」，真是有福。

草草地煮了幾個餃子，三下五除二地吃完，小傢伙就央我帶他「雪中漫步」。雪越大，一頓飯的工夫，天地之間，已是白茫茫的一片。「可憐今夜鵝毛雪，引得高情鶴整人。」這是「鵝毛大雪」的由來，卻似乎少了東北平原上大雪之日的獨特韻味。粗獷又寧靜，野性又溫和，這和東北人豪放又質樸的性情有着同樣的底蘊。小傢伙在雪地裏踩着腳印，又脫掉手套包起了雪球，手指頭很快就凍得通紅，他也全然不在意！我揶揄他：「你要是上學業上有這樣的勁頭，一定能拔得頭籌。」他壞笑着回嘴：「我寧願少考個幾分，也要用點時間來看看不同的風景，這種經歷，不比分數寶貴？」

是啊！我也是這樣想，於是，我也爭分奪秒地玩起雪來！

窗常開

潘金英

本來不常看微信，但都要開始習慣看呀！因為一打開微信，就有好消息：恭喜你！你的《重陽敬老》主題詩獲獎了，大會安排寄證書及獎品給你……

哇哈哈，好開心！收到燙金紅印章證書外，原來禮物是齊白石之主題畫座枱年曆和散文詩一卷。那本散文詩出版得好精美，內附書籤及節選本，非常別致哩。我尤其鍾愛那座枱年曆，因為這年曆12幅畫含有很多白石老人的荷花水墨畫，中國畫壇上我數出3個勁人，都是畫荷花高手，除齊白石外，另有我的書畫老師陳語山及我好友林天行。

我崇拜白石老人，他繼承並發展了中國傳統文人之詩、書、畫、印相結合之特色，富哲理畫趣，印章內容或自嘲或抒懷，與簡約畫面相輝映，他稱「作畫妙在似與不似之間」，表現出獨特之審美智慧，令我拜服。

今年馬年，書畫同源，誰知道寫馬名篇之文學家有誰？哪些名詩或文章是與馬相關的？

有關馬的故事，家喻戶曉的首選《神筆馬良》，神筆非故事核心，馬良的善良與勇敢

馬年說馬 吉利萬利

才是。他出身貧寒但心懷悲憫，面對強權從不低頭妥協。手握神筆卻堅守良知本心，此故事精神傳延至今，予世人啟示：善良並非軟弱，堅守本心絕不是固執，邪不能勝正，正義終將衝線贏邪魔一個馬鼻，願馬年人人有馬良般善心仁意，在任何艱險賽道都會跑出理想的人生，活得溫情滿人間。

近日我倆英明姐妹，走訪大灣區內圖書館主持親子讀書會，活動中我們向大人小童，析述中華詩詞中兩篇寫馬的詩文：曹操的《龜雖壽》：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即便老馬臥伏馬廄中，心內仍想馳騁千里，豪情壯志仍在。曹植的《白馬篇》：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並遊俠兒。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借白馬描繪出幽並遊俠兒騎馬出征，奮勇殺敵，忠勇英武，迅捷矯健，熱血豪邁，具建功立業之抱負。

以上名篇，筆觸借詠馬自喻。我請他們回家後延展文化知識，尋覓還有哪些詩詞篇章是寫馬的呢？在場人人對此延伸活動，皆拍掌歡迎。

馬首是瞻，我藉此祝福大家多親近好書，一本萬利有善本，萬事順利大吉，順風順水，馬運亨通，日行千里跨進大步。



●《神筆馬良》封面 作者供圖

AI改變世界

琴台客聚

潘國森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縮寫AI）改變世界的速度與幅度實在嚇壞人，明天睡醒起床，我們或會驚覺又有一個行業慘被圍滅。前些年大家都在討論普通廚師、中小型汽車司機等從業員會不會一夜之間全面下崗，皆因大家很容易接觸到「機械臂」炒飯炒菜的視頻片段，以及各類無人駕駛的汽車亦發展到可以普及的地步。

老舊式「電腦編程」（Computer Programming）相對死板，簡單「炒飯機器」的運作有較大局限，各種食材要預先處理好，再按受火度在不同時間放入「滾筒」，攪拌若干次之後就可以上碟。「刀削麵機械臂」只會一個削麵動作，看來可以取代較低檔次廉價麵館的削麵師傅。不設服務員當值的無人餐館，亦能提供多種食品，並且已在中國一些城市得到消費者的認可。但是什麼時候中國製造的人工智能機械人才可以與中國八大菜系的廚藝大師比試刀功呢？如果用上了「精密機床」（Precision Machine Tool）那個級數的AI儀器去製造食用的蔬果雕刻，

會不會惹來「割雞焉用牛刀」之譏？着實引人遐想。不過退一萬步來說，假如生產成本划算，又何樂而不為？

現實是汽車司機這個行業仍有可為，只是生存空間可能日益收窄，前景亦難樂觀。甚至專業的中醫西醫、律師會計師的許多日常「業務」都給AI很大的應用空間。有研究顯示，以普通科診斷為例，AI的工作效率可以媲美有經驗的中醫西醫。初級律師日常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是檢索案例，這方面不用吃喝、一周工作7天乘24小時的AI「性價比」（Cost Performance Ratio）也完勝人類高材生精英律師。不過AI也有使假的時候。外國曾有個案是AI虛構了不存在的案例，涉事律師沒有查證就信以為真，直至上到法庭才給法官大老爺揭穿，官司敗得灰頭土臉。

筆者倒要為在學的小孩擔心，大中小學生要怎樣面對AI？全世界各領域的專家對這方面的發展走向都只能「靠估」，大家摸着石頭過河。有大學堅持不准學生用AI來做作業，亦有容許學生有限度借助AI來找資料。如果小學生已經習慣了「吩咐」AI捉刀代作文做家課，到學校去上學還有意義嗎？

明月唯心造

翠袖乾坤

余似心

這個周末開始香港有一個很特別的畫展，名「明月唯心造」，畫家是深圳藝術造詣極高的法師釋明月，他的畫空靈細膩。

釋明月法師自幼便熱愛繪畫，尤其喜愛觀畫臨摹，見有打動人心的畫作，便細心臨摹，吸收其精髓。因應他在佛教修行之緣，得以遊歷世界各地，拜訪名師潛心研習佛法。他藉此契機接觸到各地的名畫。在修行之餘努力從古今的繪畫中汲取靈感，不斷磨練繪畫技巧，把水墨畫特性掌握透徹，有着深刻的領會。他最醉心觀察生活上所接觸的景致，一草一木、一魚一池，印在他腦裏透過畫筆，活形活現躍於紙上。把技巧淋漓盡致地運用於生活構圖裏，從而創造出有着個人靈性的獨特風格。

釋明月法師的畫，像被賦予了魔力，他擅長畫魚，看他的雙魚圖，盯着盯着竟不期然地看到池裏波光粼粼，與兩

尾魚游動起來，池水清澈流動，魚背生輝。我也愛他的山水畫，一片墨林中竟大膽地呈現一抹橙或一撮藍，叫人眼前一亮。

他的策展人余一樂就形容：「欣賞法師的錦鯉圖，就如看着真實生動的魚兒在嬉戲一般，充滿生命力的泳姿和晶瑩剔透的魚鱗，透出淡淡的金光，那種既生動又安逸自在的姿態，實在令人悠然神往。」他又說：「再看他的潋彩山水，就如不食人間煙火的仙境，翠綠的山巒襯托出色彩豐富，絢絢細緻，色彩自然充滿層次感。相信這一切效果和法師的修為不無關係，那就是境隨心轉吧！」

法師的山水、動物作品，均細膩生動，意境深遠，線條質樸明快，筆韻流暢。他愛畫魚、虎和風景大川，蘊含着真摯、悲憫的情懷。藝術展在本月7日至13日於美倫街2-4號舉行，不妨前往隨法師作品洗滌心靈。



●釋明月法師的雙魚圖。 作者供圖

故宮裏的假格格

網人網事

狸美美

前兩天北京沙塵暴，秒變「北宋古畫」的故宮又在社媒上火了一把。但比滿城盡帶黃金甲更讓小狸咋舌的，是天寒地凍加黃沙漫天也沒能擋住假格格們進宮選秀……哦不，出片兒。

如果你近幾年去過故宮或其周邊，甚至只是坐過地鐵八號線（可達故宮及附近的假格格夢工廠），大概率都秒懂小狸在說什麼。隨便挑個什麼日子，當然風和日麗和大雪紛飛尤佳，你只需往太和門廣場上一站，或是往東六宮的紅牆夾道裏一擠，便能瞧見這番盛景：滿眼皆是旗頭高聳，配以大臥蠶大閃片眼影的網紅妝，清宮戲服下露着旅遊鞋，不少還是厚底的。一面紅牆被幾十個「格格」瓜分貼滿，還有幾百個「格格」「娘娘」甚至「太后」在排隊，等着在同一個機位，擺出同一個「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姿勢——出片（拍出「美美的照片」）。

曾幾何時，我們去故宮是為了看歷史。我們想知道那把龍椅坐着舒不舒服，想看看軍機處的房子到底有多擠，想在儲秀宮裏感受一下慈禧當年的奢華與壓抑。那時候，相機是為了記錄「我來過」，鏡頭對準的是建築，人只是渺小的陪襯。

而今，主客易位。故宮成了巨大的、昂貴的、且自帶流量的背景板。「一生要出片」的假格格們甚至成就了一個產業：據報說，故宮附近的大樓裏，藏着100多家「格格工廠」。它們為假格格們提供流水線式的變身服務，廉價卻能出片。之後還有專門的攝影師，熟練指導假格格們各種套路動作和表情。假格格們機械配合，一會兒「天真爛漫」、一會兒「深宮怨婦」。她們並不在意背後的紅牆裏住過誰，也不在意腳下的磚被

誰踩過。她們在意的，只有精修圖裏的臉夠不夠小，發到社交平台上能收穫多少個讚。

如今的故宮，快門聲、指揮聲、喧嘩聲，聲聲入耳；脂粉氣、塑料味、商業味，味味熏人。小狸不禁想，這究竟是對文化的親近，還是對文化的消解？

有人說，這是弘揚傳統文化，是國潮自信。誠然，穿漢服、穿旗裝遊覽古蹟，本無可厚非，甚至是一種美的體驗。但當這種體驗變成了千篇一律的擺拍，變成了對歷史語境的無視，甚至變成了阻礙他人正常參觀的「路障」時，這所謂的「弘揚文化」，便顯得有些輕浮了。很多廉價的戲服，並不符合真正的清代形制，不過是影視劇裏的臆造品；眾多矯揉造作的姿勢，更與真正的清宮禮儀相去甚遠，與其說是「復古」，不如說是「復刻電視劇」。六百年的紫禁城，被假格格們降維成了一個巨大的影視基地。

這種現象更折射出時代的浮躁與焦慮。我們似乎越來越難以安靜地欣賞一樣東西，難以沉下心來閱讀一段歷史。所有的體驗都必須「可視化」，必須能夠被轉化為社交貨幣。如果去了故宮沒有拍出一組「格格照」，這趟旅行彷彿就失去了在朋友圈炫耀的資本，變成「無效」了。

但殊不知，故宮之美，不在於把誰襯托得像個格格，而在於它默默佇立在那數百年，看人來人往、看王朝興衰、看雲卷雲舒。真正的貴氣，也不在於頭上的塑料珠翠，而在於內心的從容與對文化的感知。年輕的假格格們，或許若干年後翻看照片時會明白：那個下午，她們只是故宮紅牆下一抹最喧鬧，卻也最速朽的色彩。別讓假格格擠走了真歷史。

招一引超 迭代香港

他鄉港聲

梁家僑

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

「正以治邪，一以統萬。」AI智能體（Agent）呈指數級爆發的2026年初，「招一引超」4個字，真正道盡「新質生產力」的「陣眼」所在。

「一」是個體，是那家看似孤獨的一人公司（OPC：One Person Company）；「超」是能量，是背後由n個AI智能體組成的超級軍團，以及由此爆發出的超乎想像的商業生命力。

香港啊香港，如果你還看不透接下來的AI巨浪和這層邏輯，梁某這把紅扇，今日就要為你扇出一陣清醒的風。「喇」的一聲，我重新展開紅扇，扇面輕搖。我正坐在茶台前，手中的紅扇是我多年來審視深港兩地發展的平衡木。

香港近年「招商引資」可謂是使出了渾身解數，極限追求「招大引強」，狼狽盯着那些世界五百強、巨型獨角獸。

梁某想直言一句：在2026年的AI Agent大航海時代，大不一定代表強。而真正的爆發力，正潛藏在那些看似微小的OPC之中。「招大引強」和「招一引超」都要同等重視。

香港過去的招商標準是：你僱了多少人？租了多大辦公室？融了多少資？但在北京、深圳、杭州，這種邏輯正在被「降維打擊」。正如我在上期所言，2026年初，隨着大模型Agentic演進，一人加上一群全自主Agent，就能撐起一家市值數千萬、業務遍布全球的公司。

這就是「招一引超」：招引一個超級個體，可引爆的是一套超越傳統的生產力系統。在內地的OPC社區裏，一個港青可能隻身一人駐紮在深圳南山的「智體、灣區」，但他手裏握着

的「帥印」，是指揮着幾十個分布在全球雲端的AI智能體。這種「單人獨角獸」的爆發力，香港，你看到了嗎？香港，請抬頭看看北方的天空，看看內地城市是如何通過「招一引超」實現戰略升維的。

北京是全國的「科技造核區」。中關村的OPC社區，招引的不是單純的程序員，而是「系統架構師」。他們利用北京最硬核的底層大模型，通過「大成智慧」的系統工程方法，構建出複雜的政務、醫療或文旅分身系統。這些OPC公司雖然辦公面積可能只有幾平方米，但其輸出的智力價值，足以賦能整個產業鏈並創造可觀產值。

深圳南山區的OPC社區已經成了全中國密度最高的「單人獨角獸」孵化器。這裏的邏輯是：給「一」配上最強力的「補給」。政府不再只盯着大企業退稅，而是給OPC發放「百萬算力券」和「數字補貼」。

杭州與蘇州的OPC社區則呈現出極強的「專業顆粒度」。杭州直播Agent、蘇州工業邏輯Agent，通過雲端協同，形成了一套「共建共享」的微觀生態。

這些城市都在2026年初力推OPC，因為它們明白：在「九紫離火」運的當下，虛實融合的微觀生態，才是未來經濟的「定海神針」。

香港擁有全球最通暢的資本管道、最規範的法治環境和最獨特的文化底蘊。這正是OPC走向全球最完美的「擴音器」。按張順江教授的「法元論」，香港要破局，首先要定規。在商業登記上，要為OPC開闢專屬通道，除了給錢給政策，更要給這些

海市蜃樓

信而有征

劉征

昨天下午約莫4點鐘的時候，我來到芙蓉鎮。對，就是姜文和劉曉慶在那個長街上受辱的芙蓉鎮。不過，與這部電影當中壓抑的氛圍不同，芙蓉鎮現在已經遊人如織了。據說，來此地最好的季節是3月至6月的豐水期。這幾個月，一條龐大的瀑布會流經鎮子的中央。然後，遊客在自己的房間就能看到窗外躍躍而下的白色瀑布。或者，如果你的房間不在懸崖上，你也可以去觀景台，抑或是一個可以看見瀑布的酒吧飯館。在這些地方，那瀑布近到好像水汽都能撲到你的臉上。

最好是在晚上。你眼見着對面燈火通明，隱約可區分上中下3層階梯，瀑布從一層流到第二層，再從第二層流到第三層。最下面是一個水潭，那規模相當壯觀。而且，還有圍繞着這個龐大瀑布、更加龐大的建築群，把瀑布團團圍住。

若從對面看過去，你不能不對這種規模感到震撼。夜晚的燈光令一切都連在一起。這芙蓉鎮像是一座宮宇，從天上降下來。然

後，倘若你一路從芙蓉鎮出發，前往不遠處的鳳凰古鎮，過古鎮再去長沙，你會發現，整個線路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每一個地方都有一個龐大的建築群。在張家界是72奇樓，在芙蓉鎮是環瀑樓群，在鳳凰古鎮則是沱江兩岸密密麻麻的吊腳樓，以及沱江上隔三差五的石板橋。之後，是長沙的國金中心連着五一廣場。無論如何，一個密集的龐大建築群這是每一個地方的地標。以至於你很難不對它們產生印象。這些建築的規模實在是太出眾了。白天或許還並不那麼醒目，一到夜裏，霓虹燈聚攏而來，就像是煙火連天般燃燒着此地。

這幾乎就是標準意義上的景觀，依靠龐大的規模令人印象深刻。同時，這種顯著還不僅僅是一種物質上的操作，在文化上，也氤氳於此。芙蓉鎮自然是同名電影當中的芙蓉鎮，現在這裏又整修了土司行宮。鳳凰古城也不是一個普通的湘西古城，那是沈從文所居住的邊城。誕生了書裏淳樸的鄉民與珠玉般的翠翠。還有那長篙與船隻，都被記住與復刻了。而這幾乎就是必然的，在一個有意識製造大型景觀的地

方，並使之符號化的這種空間設計本身就是一種文化行動，它在本質上與文學和電影所創造的符號體系是一致的。

這讓一種湖南的現代性顯得異常直接，衝動且具備某種強迫性。就好像我們在別處也看過因某部電影而崛起的景點，或者因一些久負盛名的文學家而名揚天下的地方。只不過，相比之下，還沒有哪裏的景觀如此顯著地強調一個唯一的特點、一處唯一的景觀。就像拔地而起的海市蜃樓，因其璀璨於一個忽然而來的懸浮之上，而有些不大真實了。然而，最有意思的地方在於，當你把這種景觀的忽然而至聯想到張家界的袁家界群山，你會發現，它們簡直如出一轍。那高聳入雲的群山，並不像別處山峰一樣連成一片。袁家界的山是直上直下，如同石筍般各自獨立。於是，湖南各地的這種現代性又成了擬真的。就好比山巒移植到都市，一種自然想像與現代性的精神至上不可區分。

就好比，某一日，當你在一個兩天去看袁家界，你能看到的是滿天霧氣，山柱在霧氣中似有還無。這些奇樓也是如此，它的自然性也在現代意義上似有還無。